

黃仲則詩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初版

平

六七九〇上

* 有 所 權 版 *
* 究 必 印 翻 *

學生國中學適用
叢書黃仲則詩一冊

(84260)

每冊實價國幣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主編者	朱經農	上海河南路
選註者	朱建新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 沈抱秋 謝雨東 王文治)

選註者 朱建新
主編者 王雲五
朱經農

學生國
學叢書

黃

仲

則

詩

商務印書館發行

黃仲則及其詩

—序黃仲則詩—

黃仲則，名景仁，字漢鏞，武進諸生。生於清乾隆十四年己巳（一七四九），卒於乾隆四十八年癸卯（一七八三）年三十有五。其事蹟見於前人著錄者，有洪亮吉國子監生武英殿書簽官候選縣丞黃君行狀，左輔黃縣丞狀，王昶黃仲則墓志銘，武進縣志文學傳，汪啓淑鹿菲子小傳，吳蘭修黃仲則小傳，及毛慶善季錫疇黃仲則先生年譜。大致不出洪狀之所述，惟汪傳少有異聞耳。時人黃逸之新著黃仲則年譜，頗采仲則交游之詩文、書簡、筆記、雜錄、詩話中語，視舊譜略有增益。以上各篇，記述甚備，余不復贅。

其詩，驚才絕艷，名噪一時。包世臣齊民四術謂：「乾隆六十年間論詩者推爲第一。」張維屏詩人徵略以爲「天才仙才，自古一代無幾人；近求之百餘年

來，其惟仲則。」吳蘭雪石溪舫詩話則曰：「海內詩人，能從古人出，而不爲古人所囿者，藏園（按即蔣士銓）而外，必推仲則第一。」其爲人所推重如此。至其淵源造詣，已爲前人所言者，洪狀謂其初效漢魏樂府，繼學太白，「見者以爲謫仙人復出。後稍變其體，爲王李高岑，爲宋元祐諸君子，又爲楊誠齋。卒其所詣，與青蓮最近。」又王昶墓銘曰：「至其爲詩，上自漢魏，下逮唐宋，無弗效者。疏淪靈腑，出精入能，刻琢沈摯，不以蹈襲剽竊爲能。一潘瑛詩萃曰：「其詩自漢魏六朝，下逮唐宋，咸能采擷精英，自成杼柚。而七古神奇變化，獨近青蓮。觀其太白墓詩有云：『吾所師者非公誰，』可以知所本矣。」詩人徵略曰：「仲則天分極高，無所不學，亦無所不能。至下筆時，要皆任其天之自然，稱其心所欲出，乾坤清氣，獨往獨來，此仲則之所以不可及也。」又如翁方綱梅存詩鈔序曰：「凌厲奇矯，不主故常。」王昶湖海詩傳小序曰：「激昂排鼻，不主故常。」其於評斷之外，皆極致其傾倒之意。其爲人所推重，又可知已。

至於瑰詞壯彩，奇思妙句，感蕩心靈，而爲人所愛誦者，則如洪亮吉北江詩話曰：「黃二尹久客都中，寥落不偶，時見之於詩。如所云：『千金無馬骨，十丈有車塵；』又云：『名心淡似幽州日，骨相寒禁易水風；』可以感其高才不遇，孤客酸辛之況矣。」又曰：「黃二尹詩：『太白高高天尺五，寶刀明月共輝光；』『獨立市橋人不識，一星如月看多時；』豪語也。『全家都在風聲裏，九月衣裳未剪裁；』足如可析是勞薪，『苦語也。』似此星辰非昨夜，爲誰風露立中宵；』『買得我拌珠十斛，賺來誰費豆三升；』雋語也。」孫星衍詩評曰：「仲則圈虎行爲七古絕技。『似張虎威實媚人』，奇句精思，似奇實正。」郭麐靈芬館詩話曰：「黃仲則詩，佳者夥矣。隨園最稱其前後觀潮之作；楊荔裳愛誦其『似此星辰非昨夜，爲誰風露立中宵』之句；金仲蓮愛誦其『全家都在風聲裏，九月衣裳未剪裁』之句；余最愛其『茫茫來日愁如海，寄語羲和快著鞭；』真古之傷心人語也。」總之，仲則之詩，纏綿悱惻，哀感頑豔，真足以攝召魂夢，震蕩心靈，如北江詩

話所評：「如咽露秋蟲，舞風病鶴。」吳蔚光兩當軒詩鈔序所評：「如霽曉孤吹，如霜夜聞鐘；」湖海詩傳小序所評：「不啻哀猿之叫月，獨雁之啼霜；」左輔黃縣丞狀所評：「靈氣幽光，竊渺無極。」無怪畢沅讀其都門秋思詩徘徊半夜，不惜千金之贈也。見陸繼輅春芹錄及莊敬案語。

此前人評述之語，雖未讀其詩，已足知其精氣之長存矣。顧其生也：「家貧

孤露，時復抱病；

邵齊燾勸學一首贈黃生漢鏞序中語。

「憔悴支離，淪於丞倅。」

畢沅吳會英才集小序中語。

「京塵雜錄甚

至謂仲則居京師時，「落落寡合……日惟從伶人乞食。時或竟於紅氍毹上現種種身說法。粉黑淋漓，登場歌哭，謔浪笑傲，旁若無人……才人失意，遂至踰閑蕩檢。」而包世臣齊民四術亦云：「仲則先生性豪宕，不拘小節。既博通載籍，慨然有用世之志；而見時流齷齪猥瑣，輒使酒恣聲色，譏笑訕侮，一發於詩。」讀此則雜錄所記，或非無據。而侘傺之況，亦可以知矣。總其一生，從學龍城書院主講邵齊燾於常州，謁觀察使王太岳於湖南，依太平知府沈業富，學使朱筠於安徽，

受業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王昶於京師，客學使程世淳於山東，訪巡撫畢沅於陝西，莫不見重，愛禮終始。而當時名流才俊，如袁枚，蔣士銓，邵晉涵，翁方綱，程晉芳，馮敏昌，洪亮吉，趙懷玉，孫星衍，楊芳燦，陳宋賦，左輔，龔怡，汪中……等，皆不僅與仲則有一日之雅，甚或深金蘭之契，然而卒無益於仲則之饑寒驅迫，不永其年，客死解州，真可悲也！

其遺詩，洪亮吉所爲行狀，稱「篇幅完善者至二千首」，今所傳才及其半，卽坊本兩當軒集是也。然翁方綱悔存詩鈔序謂「運使沈公鈔寄其詩來」，亦「僅千首」，吳修兩當軒詩集序謂「識君（仲則）之子小仲，得讀君手定詩稿千一百篇……行狀稱篇幅完善者二千首，殆非手自刪存者耳。」則仲則手定以外之一千首，不知早落何許矣。今惟於前人著錄之中，略見片詞隻語，非集中所有者，如汪啓淑鹿菲子小傳云：「九歲應學使者試，寓江陰小樓，臨期猶蒙被臥。同試者趣之起，曰：『頃得『江頭一夜雨，樓上五更寒』句，欲足成之，毋相擾』

也。孫星衍詩評云：「嚴道甫賦未央宮云：『曾共金波麗鳩鵲，不隨夢雨化鴛鴦。』爲時所稱，不知本仲則『曾共朝霞映金爵，不隨夜雨飄鴛鴦』二語也。」吳會英才集小序云：「人傳其過平遙絕句云：『疑是晉卿靈未泯，九原風雨逐人來。』詞雖警絕，信爲詩識。」以上斷句，皆不存於集中。又有他人和章，見於其集，而仲則原唱集中反不存者，如邵齊燾玉芝堂詩集有和漢鏞（卽仲則）對鏡行，而仲則集中無之。亦有他人贈詩，言仲則有和章，而仲則集中不存者，玉芝堂文集有送黃生往徽州詩序，謂「漢鏞旣得余詩，卽集盡次其韻」，而仲則集中亦無之也。按詩爲五律四章，見玉芝堂詩集。此不過略舉一例，其他仲則交游之中，當更不乏篇章可考也。

其詩集刻本，有乾隆五十□年畢沅之吳會英才集，嘉慶元年劉大觀刻之翁方綱選悔存詩鈔八卷，嘉慶八年王昶之湖海詩傳，以上皆選本也。至其全稿，則有嘉慶四年趙希璜刻之兩當軒詩鈔十四卷，道光四年吳修刻，十五年蔣光

煦續成之兩當軒詩集十六卷，道光十三年許玉彬等刻之兩當軒詩鈔十四卷，咸豐八年仲則孫志述所刻之兩當軒全集二十二卷。及光緒二年志述之室吳夫人重刻之兩當軒集二十二卷。其中十七、八、九三卷爲詞，二十爲遺文，二十一、二十二兩卷爲補遺。起癸未，終癸卯，凡二十年，錄古近體詩千一百七十首，卽今之坊本是也。

余今選錄其詩凡四百首，加以箋釋，而略述其詩之大概如上。至選注之體，則別詳凡例，此不贅。

民國二十五年七月，朱建新序於湖上息游小寓。

凡例

一、黃仲則詩，前人選本，有畢沅之吳會英才集，王昶之湖海詩傳，各僅百餘首。翁方綱選悔存詩鈔八卷，凡五百首。翁氏之言曰：「其詩尙沈鬱清壯，鏗鏘出金石，試摘其一二語，可通風雨而泣鬼神，何必讀至五百首哉。所以兢兢致慎，刪之又刪，不敢以酒聖詩狂相位置者，欲使仲則平生抑塞磊落之真氣，常自軒軒於天地閒。江山相對，此人猶生，正不謂以長歌當痛哭也。」其言誠是。然洪亮吉劉刺史爲亡友黃二尹景仁刊悔存軒集八卷工竣感賦一首卽東劉刺史詩：「刪除花月少精神」句注云：「詩爲翁學士方綱所刪，凡涉綺語及飲酒諸詩，皆不錄入。」似已病其去取失當。王氏湖海詩傳小序亦云：「傳本參差，世雖有愛而梓之者，然去取失宜。」及劉嗣綰致施雪帆書謂：「仲則詩近爲某明府選刻，去取失當。」似皆指翁選而言。夫仲則「性豪宕，不拘小節」本不必強爲之諱。而

翁氏必欲爲之超脫，爲之掩飾，故其序悔存詩鈔，一則曰：「予最不服歐陽子窮而益工之語。」再則曰：「仲則天性高曠，而其讀書心眼，穿穴古人，一歸於正定不佻。」三則曰：「其有放浪酣嬉，自託於酒筵歌肆者，蓋非其本懷也。」今選是編，悉以仲則之行誼情緒爲準則。其有窮愁潦倒，悱惻纏綿，卽不免爲「怨尤」爲「蕩僻」，翁序之言。在所必錄。反是，卽有附庸風雅，歌頌昇平，如集中平定兩金川大功告成恭紀，及平金川饒歌等篇，縱可示其「本懷」，在所必削。按此，予正惜其茂陵遺稿，多此封禪一書。又集中遊覽懷古及酬韻雜題之作，亦大抵非真情之所寓，亦無關身世之榮悴，多從刪省。以上指實質而言；以論形式，則拗體、險韻、逞奇鬪巧，生澀無味，一律不錄。此選錄之標準，一也。

二、黃仲則詩，今所傳者，凡千一百七十首。按年編錄，起癸未，終癸卯，凡二十年，分十六卷，及補遺二卷。仲則孫志述重刻兩當軒全集跋云：「志述得先大父手定詩稿十五卷，詞稿三卷，案時事皆止於乾隆辛丑。續以吳思亭布經所增詩

二十七首，趙渭川員外所增詩三首，爲今第十六卷；亦僅及壬寅正月，下距易簣時尙年餘。且辛丑歲遊太原秦中，有詩二卷，見武虛谷知縣弔文，今其存者才數首耳。……後於書肆得壬辰至甲午初稿一冊。去年十月校刊是集，謹摘其未刻者。而季丈菘耘，周君淳之，吳君敬叔，各有錄示，並爲補遺，分附詩詞卷末。今年八月梓工告竣，莊君竹安忽於其家舊篋中檢得初稿百餘紙，蓋丙戌至壬辰作也。吳刻所增者爲辛丑夏日作，其手定稿亦在焉。大喜逾望，急取第十六卷校改之。……去其重出者，得如千首。因裁併前刻補遺，都爲二卷。於是兩當軒集統計有詩千一百七十首；詞二百十六闋。……壬寅以後詩詞，當卽王蘭泉侍郎所稱蔗梢集。……不知何時更得而備刻之也。」據此，仲則詩散佚至多。且「壬寅正月，下距易簣時尙年餘，」詩既無存，其情緒所寄，已不爲我所知，至可惋惜。又補遺兩卷，其詩多有未能確指年月者，或不免有顛倒錯亂，亦爲憾事。至十六卷以前，卷首雖各有甲子標注，然細讀其詩，更推之年譜，亦不免有先後失次之處。最

顯著者，如前後觀潮行，一言廣陵，即今之揚州。一言羅刹，即今之杭州。按之年譜，明係遊揚遊杭，並不同時，而集中列於一處，其失甚矣。本編之選，以鑒於分年編次之未能確切不移，冀欲便於讀者諷詠之偏嗜，兼及作者各體風格之比較，故分體選錄。然每體之中，仍以原刊年月爲次也。凡分古體：五言，七言，雜言三卷；近體：五言律，七言律，五七言絕三卷。綜計六卷，詩三百八十三首。此分體之緣由，二也。

三、黃仲則詩分年編錄，固未能次序悉當，然大致歲月，不甚相遠。茲斟酌其二十年之詩史，略可分爲四期，述之以爲讀者欲於其詩中求明其生活狀況之一助，且以見其風格之變遷焉。

自乾隆二十八年癸未（一七六三）十五歲，詩集編始之年，至乾隆三十三年戊子（一七六八）二十歲，邵齊燾之卒，凡五年，爲第一期。其詩集自敘曰：「先是應試無韻語，老生宿儒，鮮談及五字學者。舊藏一二古今詩集，束置高閣，塵寸許積。竊取繙視，不甚解。偶以爲可解，則栩栩自得曰：可

好者在是矣。間一爲之，人且笑媻。且以其好作幽苦語，益唾棄之，而好益甚也。歲丙戌，常熟邵先生齊燾主講龍城書院，矜其苦吟無師，且未學，循循誘之。景仁亦感所知遇，遂守弗去。三年，公卒。按洪亮吉撰仲則行狀謂：「君守訓導君按仲則祖詔音，官訓導。訓，未嘗學爲詩。歲丙戌，亮吉就童子試，至江陰，遇君於逆旅中。亮吉攜母孺人所授漢魏樂府鈔本，暇輒朱墨其上。問有擬作，君見而嗜之，約共徼其體，日數篇。逾月，君所詣出亮吉上，遂訂交焉。及常熟邵先生齊燾主常州書院，亮吉及君皆從游。君學益大進。」此期存詩不多，只原刊卷一之半。精警之作，如七古觀潮行，爲袁枚所極稱；七絕少年行「太白高高天尺五，寶刀明月共輝光」，爲洪亮吉所歎賞；五言雜詠，純係十九首之遺；七律感舊四章，尤爲旖旎風懷，溫馨可誦；雜感一章，則見其悲感淒怨，自始已然。其詩曰：「仙佛茫茫兩未成，只知獨夜不平鳴。風蓬飄盡悲歌氣，泥絮沾來薄倖名。十有九人堪白眼，百無一用是書生。莫因詩卷愁成讖，春

鳥秋蟲自作聲。」自注：或戒以吟苦非福，謝之而已。真傷心之語也。

自乾隆三十三年戊子（一七六八）二十歲，邵齊燾之卒，始為浪遊，

至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一七七〇）二十二歲自湖南歸里，凡三年，為第

二期。其詩集自敘曰：「……公邵齊燾卒，益無有知之者，乃為浪游。由武林而

四明，觀海，溯錢塘，登黃山，復經豫章，汎湘水，登衡岳，觀日出，浮洞庭，由大江

以歸。是游凡三年，積詩若干首。中漸於嘉興鄭先生虎文，定興王先生太岳

之教。」按洪狀：「君為諸生，家甚貧，不願授徒。值潘君恂，王君祖肅，兩君為仲則應童子試時

所得賞識之人。遷官杭歙，君遂歷訪之，歸必得詩數百首。後復攜邵先生書，客湖南

按察使王君太岳署中。按此云：「攜邵先生書」，蓋邵未卒時有書致鄭虎文，屬其介仲則於太岳也。（見新譜頁一四）左輔所撰仲則行狀：「聞秀水鄭先生虎文賢，謁之於杭州，

鄭愛異之。居月餘，泫然辭鄭曰：「景仁無兄弟，母老家貧，居無所賴，將遊四方，寬升斗為養耳。時湖南布政使定興王公太岳，鄭同年友也，遂遊焉。此言「秀水鄭先生」，與自序合。是時，君已攬

九華，陟匡廬，泛彭蠡，歷洞庭。……自湖南歸，詩益奇肆，見者以為謫仙人復

出也。」此期詩自卷一下至卷三上，精警之作，七古如醉歌行，衡山高，洞庭

行，皆縱橫激宕，神似太白，故洪狀謂「見者以爲謫仙人復出也。」七律如途中、邁、病、頗、劇、愴、然、作、詩、二、章、舊、感、雜、詩、四、章，則淒、楚、纏、綿，仍如前期感舊雜感之作。五古如鸚、鵲、洲，感傷前哲，自悲身世，尤可深念。詩曰：「朝發漢陽郭，言訪鸚鵡洲。沙浮草萋碧，中有萬古愁。我昔悲正、平，懷刺無所投。繼復愧正、平，隨地成羈留。依人而嫚罵，若與性命仇。惜不死奸操，深計爲所售。士生處亂世，無才匪深憂。豎子亦已矣，俯仰悲千秋。」

自乾隆三十六年辛卯（一七七二）二十三歲，客太平知府沈、業、富、署，及學使朱、筠、幕，至乾隆四十年乙未（一七七五）二十七歲，冬，北上以前，凡四年，爲第三期。其詩集自敘曰：「家益貧，出爲負米遊。客太平知府沈、既、堂，先生業富。時大、興、朱、先、生、筠、督、學、安、慶，招入幕。從遊三年，盡觀江上諸山水，得詩若干首。體羸疲役，年甫二十七耳，喘喘然有若不能舉其軀者。自念鄉所遊處，舉凡可喜可愕之境，悉於是乎寄，恐貧病漂泊，脫有遺失，因檢所積，